

# 我的结婚照

□ 张树田

动提出到饭店改善一下。小县城的饭店没有几家,谁知家家卖饭均要粮票,且必须粗细粮搭配。我们早已饥肠辘辘,只得胡乱买了两个炒菜。妻子把那碗米饭推给我,自己默默拿起了窝头。想到她只身一人在这里孤苦伶仃,我把头别过去,不禁淌下了泪水。

妻子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饭后没话找话千方百计地逗趣我。突然,她若有所思地冒出一句:“咱俩照张相吧。”紧接着她又补充道:“我花钱。”

我先是一怔,后又悟起,是啊,我们结婚时之所以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照,并非一时疏忽所致。在那个年代,真的在意那几毛钱的花费。妻子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十来口的大家庭,日子一直过得十分紧巴。我不仅要为弟妹们做出榜样,赡养父母,还要为未来问世的孩子盘算,因此我这个二级工身份的月工资基本所剩无几。

这次她希望弥补上人生中的这一缺憾,自然是人之常情。

我们一前一后走进朝阳区唯一一家照相馆,花了两角钱,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拍了这张没有婚纱的结婚照。这是一张二寸的照片,合影中的我,表情平静,内心溢满幸福,而妻子的目光中更是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两人去照相馆拍照片,到目前为止,此生仅这一次。

婚后,妻子得知我非常喜欢当时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不消几个月,她便节衣缩食,花费40元钱给我买上寄回唐山。

此时,窗外,阴雨绵绵,雨点轻轻敲打着窗棂。甲辰年七夕将近,触景生情,我揣测,人们一定在传颂着牛郎织女天河相聚泪成雨的古老爱情故事,也猜想在此时的人世间,一定会围绕这一主题上演着无数版本各异的悲喜剧。抚今追昔,深感平平淡淡才是真,家庭永远是为你遮风挡雨的港湾。我和老伴磕磕绊绊几十年,在岁月风尘的交响中也渐渐平淡下来。婚姻生活中,夫妻间的理解、包容和不离不弃,才是终其一生的正道。



## 滦水悠悠

□ 范文军

盛夏的炽热中,我悠然独步于滦河之滨。微风轻拂,恰似丝丝轻抚脸颊,带来一抹不易察觉的凉爽。汀兰之香,幽幽然似梦回往昔,那芬芳于时光的长廊里轻轻回响。滦河滔滔,东流不息,浪涛拍岸,宛如历史的鼓点,激昂地诉说着千古风流与无尽传奇。

骄阳之下,滦水波光粼粼,渔舟点点,宛如银河落入人间。每一滴光芒,都是自然的馈赠,微风拂着天边的凉意,轻轻掠过衣袖。那一刻,我仿佛与苍穹对话,感受着那份来自远方的清新与祥瑞。春去夏来,两岸景致更迭。从梨花的带雨娇羞,到桃花的胭脂妖娆,再到杏花的素雅如雪,如今,栗花飘香,为这夏日添上一抹独特的韵味。

举目四望,滦河岸边翠壁巉岩,形态万千。有的如剑指苍穹;有的温婉如佳人,风姿绰约;有的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有的则绵延平缓,温柔地拥抱着这片土地。它们与滦河共同绘制出一幅动人心魄的山水画卷。

天空之上,云朵变幻莫测。时而聚拢成棉,厚实而温暖;时而散开如雾,轻盈而缥缈。它们与滦河的波光交相辉映,编织着天地间最灵动的诗篇。

回首往昔,繁花似锦的春夏已化作记忆中最绚烂的篇章。花开花落,水自流去。河面上千帆竞发,每一道水痕都是时间的印记,记录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而今,一切归于宁静,唯有那首关于时光的老歌,在心底轻轻哼唱。

行至河边,泥土的芬芳与湿润扑面而来。池塘里,青芦摇曳生姿,荷叶田田,荷花婷婷。岸边垂柳依依,宛如少女轻舞的长发。蝉鸣声声,奏响了夏日的交响乐。偶尔,几只野鸭掠过水面,激起层层涟漪,为这宁静的画面添上了几分生动与活力。

滦河之畔,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明朝名将戚继光曾在此镇守三屯营,留下了英勇抗敌的佳话,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勇敢无畏;1933年的长城抗战,更是让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与不屈的精神,那是民族坚韧的写照。

潘家口水库与大黑汀水库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滦河之上。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人类智慧与努力的结晶。潘家口水库碧波荡漾,被誉为北方小“桂林”,长城入水形成的“龙饮”奇观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大黑汀水库以其清澈的水质闻名遐迩,“引滦入津”工程解决了天津人民的用水难题,展现了滦河在推动地区发展、保障民生方面的重要贡献。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滦河两岸的山村与小城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温馨与祥和。虽然未见明月高悬,但滦河依旧奔腾不息,仿佛在低语着未来的希望与梦想。

在这片土地上,我感受到了滦河那雄浑豪迈的气魄与温柔婉约的情怀。它不仅仅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激励着我勇往直前,无畏艰难险阻。

岁月如歌,滦水东流。在这片充满文化底蕴与生机活力的土地上,我将继续珍惜每一个瞬间,用心去体悟生活的真谛。我深知,个人的成长与滦河的命运、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我愿以滦河为鉴,秉持坚毅纯净之心,如这滚滚东去的滦河之水,永不停歇,奋勇前行,为实现人生价值、推动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一个算盘

□ 安宝平



老爸曾是单位的会计,六十岁退休后,还被单位留用了十年,有种宝刀未老的感觉。他七十多岁时,有一天单位准备让他参加培训,学习计算机操作,老爸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大半辈子都靠算盘吃饭,从没出过差错,凭什么要我放弃?”

老爸高小毕业后就当会计,半个世纪没离开过算盘。区里市里的每次珠算比赛,他总是名列前茅,那噼里啪啦的算珠声,是他一生的荣耀。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不得个人的执拗。尽管老爸内心极度抗拒,最终还是接受了被时代淘汰的现实。

后来我搬到了城里居住,老家当时装修好的平房一直闲置着。这次我回家清理物件,打算把陈旧无用的东西处理掉。老爸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动,嘴里念叨着:“都是多年的物件了,说不定啥时就有用,卖了就啥也没有了。”就在我准备处理一个包裹时,老爸格外紧张,一把夺了过去。原来,层层包裹之中是那个伴随他多年的算盘,虽然老旧,但让他擦得明光锃亮,打着蜡油似的。我看向老爸,老爸微微笑了,他无比认真地说:“这可是我的宝贝,我的命啊!”

这算盘,承载着老爸的青春岁月,记录着他一生的辛勤与荣耀。它不仅是一件计算工具,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精神的寄托。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计算器的年代,老爸凭借着这个算盘,为单位、为社会算出了一份份清晰准确的账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退休六乐

□ 任兰会

上共发表各类新闻稿件和文章100多篇。有时报纸剪好后,没时间粘贴,我就先保存好,这下闲暇时间多了,我就按年度和文化历史、健康养生、风光图片、财经知识、重大事件等不同题材进行分类,现已收集30多本,这些资料和素材成了我写作和摄影的好帮手,我从中体验到了收藏之乐。今年1月初,农行省分行举办“冀往开来 春天最美”书画摄影作品征集展示活动,我和外出拓展业务的燕钢支行刘行长一同到万嘉钢材市场抓拍镜头,还到各支行网点抓拍一线员工营销和工作的场景,组照《农人的微笑》最终为我赢得退休后的首个省级行业摄影比赛奖项。

居家烹饪之乐。做饭原来是我的短板,这时间充裕了,我在原来只会做大米粥的基础上,学会了包饺子、擀切面。其中包饺子成了我最拿手的技艺,我保证在煮的时候一个饺子都不破皮,我的这项技艺多次受到亲友们的好评。五一前的一天,我看到家中还有韭菜,就试着烙韭菜馅合子。我先从择菜开始,将韭菜洗净晾干,再和好面,然后切

菜、剁肉、放佐料、擀皮、包好、烧油、放合子,掌握冷锅热油的要领,小火慢烙,初战告捷。正好媳妇进门吃上最爱吃的晚餐,九块盒子俩人共吃了六块,吃得媳妇乐不拢嘴。这就是人间烟火味的平常日子。

邻里和睦之乐。我们家住的燕钢小区,一个楼口50多户。10多年来,见面能打个招呼的加一起也不过10户。自从退下来后,见面聊家常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从中分享到邻里和睦的快乐。10楼有一个因公伤靠轮椅出行的邻居,每当他情绪有波动时,我总是用张海迪的事迹鼓励他,不久我俩就成了坦诚相见的好朋友。和别的邻居联络次数也频繁了,我充分感受到了楼上楼下相识后的温馨。

热心公益之乐。退下来后,我多次发挥爱好摄影的特长,主动参与公益活动,疫情期间主动到单位所包的花园新区社区值守,闲暇时我就将员工防控一线的身影留在镜头里。我得知马兰庄镇印子峪村首钢退休干部王继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免费开设“文化传播室”的事迹后,便和迁安报社的朋友

一同前去采访,后来稿子刊发在《唐山劳动日报》上。2017年,我被吸收为迁纸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今年6月,我应邀参加了省文旅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在雄安新区举办的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暨“端午·雄安非遗大会”,向国内外嘉宾全面推介迁安手工桑皮纸工艺流程和各种产品,前来观看者络绎不绝,我也成了迁纸文化的传播者和宣传员。

哺育外孙女之乐。2013年外孙女出生后,给我们这个家庭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她出生后刚回到病房,我就为她拍了第一张襁褓照。从那时起,我每年都为孩子留下不同地点、不同神态的影像资料,每次翻看她的成长足迹,总有一种喜悦感涌上心头,这也成为我业余的一大乐趣。

退休之乐,不只有以上这些。我也在努力挖掘,希望能找到更多愉悦身心、为生活增添乐趣、为人生添彩的乐事、美事、幸福事,能碰到更多共享退休之乐“同道中人”。

## 不眠之夜

□ 嘉莹

本来来不及反应。几次三番以空手相搏,明明看见了它,它却总是在最后关头逃脱。这让我想起不肯停留的“没有脚的鸟”,这是一只没有脚的蚊子吗?为什么总是在飞来飞去,不肯好好停下来受死,它不累我都累了。

我转身找了个苍蝇拍,以为在“武器”加持下总能大获全胜了,但我还是小瞧了对手,那只蚊子不仅轻松地躲开了我的攻击,居然还有一次挑衅地落在了苍蝇拍上,那也是我能唯一看清它长相的一次。可惜没有电蝇拍,否则攻击的成功系数肯定会加倍的。

我决定改变作战策略,守“株”待“蚊”。于是开着灯躺回床上,静等蚊子自投罗网。果然,没多久那“嗡嗡”之声便再度传来,我几乎看到它贴着我的脸从眼前飞了过去,但还是没能一击中的。恍惚间,我忽然觉得脚趾一阵痒痒,起身,果然见它再次“嗖”一下飞了,只留给我一个被叮咬过的红点和微微的痛痒。我这不是“守株待蚊”我这是“以身饲蚊”啊。气得我干脆盘腿坐在床上,摆开了跟蚊子不死不休的阵仗。但蚊子似乎能感

受到我那强大的“杀气”,即便偶尔飞掠而过,也是离我远远的,在我刚好够不到的地方“叫阵”。就这样熬着,熬着,眼见窗外天光渐亮,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了,我还是没能抓到那只天赋异禀的蚊子。

这场持续了大半夜的“厮杀”让我身心俱疲,我需要补一觉才行,于是关灯,重新躺回床上。就在迷迷糊糊之际,耳畔突然传来“啾”的一声,是鸟鸣。这似乎是某种暗号一般,马上就有不同的鸣叫声相互应和起来,喳喳——唧唧——啾啾——喳喳——叽叽——喳喳——咕啾——啾啾——那一刻似乎所有的鸟儿都起床了,各种不同的鸣叫声啾啾婉转着打破了黎明的寂静,间或还夹杂着扑棱棱拍打翅膀的声音,想来是早起的鸟儿去觅食了吧。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那些平日里从来没有仔细听过的鸟鸣声——它们竟然有那么多种动听的首律啊!忽而是独奏,忽而是和鸣,忽而是如同闺中私语,忽而又如剧场合唱,高低婉转嘈嘈切切,彼此并不相同,却又如此和谐统一,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

天籁之音吧。我那因为闷热以及被蚊子骚扰而不胜其烦的心绪突然就静了下来,整个人也逐渐放松了。

半夜半醒间,边倾听着鸟鸣边想象着各色的鸟儿们趁着晨光在树梢、在楼宇间穿梭忙碌,愉快地交流,用彼此的鸣叫声传递着一天之始的美好,不得不佩服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如此和谐美好的一刻,却让那只讨厌的蚊子再次打破了。它嗡嗡嗡嗡着肆无忌惮地再次飞到我的耳边,这次我没有睁眼,只是凭借着本能抬手拍了下去,当指尖触到那团柔软时,我知道,它终于自取灭亡了——有一点血,但不多,应该是我趾尖上的。它与它的同伴一样,终是丧命在贪婪之下了,而我之所以能够抬手轻松杀之,恐怕是得益于鸟鸣带来的心静。

屋内的世界终于安静下来,楼下的世界却刚刚苏醒。早起的人们开始制造出各种声音:发动汽车的声音、打招呼的声音、轻咳声、手机音乐的声音……这个世界开启了喧嚣模式,而鸟鸣渐渐被淹没了。



转瞬间,我和老伴已携手走过53年的风风雨雨。结婚50周年时,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人的祝福,也没有同龄人去拍金婚照的雅兴。今夜雨声淅沥,索性,两人静下心来,搬出半个世纪前留下的那张早已泛黄的结婚照,面对孤灯,共同回忆起那久远的苦涩与甜蜜。

我和老伴儿虽非青梅竹马,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乡党。由于两家相邻,从幼年、童年、少年直到高中毕业,我们二人在懵懂中收获了不太成熟的青涩爱情。儿时的我们仅作为乡邻交往,我姓张,她姓王,但是按乡俗辈分,她得称我为“大舅”。读高中时,她在柏各庄农场就读,而我在唐山一中就读,这自然为她以“求教”为名接近我提供了合情合理的最佳借口。自然,异性的这种频繁交往,实际上已让少男少女并不成熟的早恋嫩芽渐渐萌发。

那个年代,这种交往同样为校纪所不容。上大学后,我很快按要求在“个人自传”中对中学时代与异性交往的真实情况作了如实交代。交代之后,我和她就不敢再交往了,虽然是邻居,也仿佛成了陌路人。

六十年代,妻子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辽宁省朝阳县一家制药厂。为调回原籍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双方家长极力撮合和催促,为我们张罗了一个根本无法称得上婚礼的仪式。父母请妻子吃了顿便饭,为我们购买了一对木箱安家,拿出50元钱用于结婚费用。除此之外,没有彩礼和嫁妆,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退休已有两年时间了。现在,我的生活多姿多彩,在享受退休之乐的同时,正努力朝着退而不休、老有所乐的目标迈进。

外出旅游之乐。没有了工作的羁绊,可以自由安排行程了。2023年国庆期间,我早约上几位好友,来了一场山西全境游。我们欣赏了大同古城墙、华严寺和九龙壁,游览了云岗石窟,又来到位于北岳恒山脚下的悬空寺和应县木塔参观。而后我们又一路南下,奔向太原晋祠、平遥古城,终于见到了壶口瀑布的奇观,再回转至王家大院,圆了多年自由行的梦。2024年春节前,我和老伴又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泰国之旅,在沙美岛、玉佛寺、大皇宫、暹罗古城等著名景点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除夕夜我们找了一家中国餐馆,一边欣赏中文国际频道播放的春晚,一边在异国他乡品尝中国美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龙年春节。

继续学习之乐。从上班之初,我就一直剪报和集报,并受益至今。1993年从事文秘工作以来,我在国家级和省市主流媒体

伏天的夜晚是闷热而令人难以忍耐的,若是再多了蚊子的侵扰则让人更添烦躁。尤其是好不容易睡着了,正在酣眠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嗡嗡”之声,睡肯定是睡不着了,但又着实不想醒来,于是在黑暗中辗转反侧良久,终是抵不过蚊子的轰炸,开灯起身,与蚊子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

一只黑花蚊子明显是吃得饱飞不动了,静静在床头的墙壁上趴着“消食儿”,看到它那一刻当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巴掌拍下去,眼见它血溅当场——当然,那是我的血。这一回合以我完胜而结束。

敌人已灭,我方鸣金收兵,关灯安眠。谁知还是低估了蚊子的数量,刚渐入梦境,再次被一波“嗡嗡”之声吵醒。这次我没有丝毫犹豫,本着一鼓作气的精神,再次开灯。原以为这一回合仍旧可以轻松获胜,不料却低估了对手的作战能力。这只蚊子明显是饿着的,每次都能以极快的速度、轻盈的姿势“嗖”一下在我眼前疾掠而过,只留给我一点残影,